

海上记忆

巴士三公司里的公交女“医生”

■ 本报记者 沈轶伦

接到公交车的紧急报修情况是这样的：不管白天夜里还是天寒地冻，都要带上工具立刻出发。

孙咏琦不会忘记，有一次出发是在冬天的夜晚，她赶到出故障的公交大巴前，看见乘客一个个站在车下，被冷风吹得瑟瑟发抖。她连忙打开引擎盖，将可能会出问题的部位一个个排查过去。看到油管时，她干脆趴到冻僵的油管前，用手把一节节油管拆下来。然后整张脸凑过去，用嘴巴含住油管，把油从受损的部位吸出来，判断到底哪里出问题……

问题找到了。原来是天气冷，油管第一节铜管裂开。等车辆重新发动的一瞬，大家都不约而同长出一口气。乘客们一个个连声称赞：“没想到你们的修车师傅是个能干的女同志。”而此时，孙咏琦已经忙出一身汗。她记得，等回到巴士三公司的修理车间值班室，才发现因为天气太冷，水管都被冻坏。那晚她满手油污，甚至没办法洗一洗。

“但这就是我们最平常不过的工作，”担任巴士三公司修理车间曹杨电工组长的高级电工孙咏琦说，“我们就是负责修好汽车的。紧急情况下，用嘴吸油也没什么。就像遇到突发急病的人，医生也要嘴对嘴人工呼吸的。”况且，一代代传下来，在巴士三公司，老师傅们都是这么说的——没吃过汽油的人，车子修不好。

「掌管西北片区的“三场”」

巴士三公司所在地，前身是公共汽车三场，掌管着整个上海西北片区的公交线路。

20 世纪 50 年代，市政府开始建设为工人提供住宅的曹杨新村。1952 年 6 月，新辟的自西康路大自鸣钟到真如火车站的 56 路等公交线路开进曹杨新村。随着曹杨新村和周边居住人口的不断扩大，普陀地区急需填补文化生活、医疗和交通空白。1956 年 7 月，上海市公用局成立筹建公共汽车三场调研小组。翌年 10 月，公共汽车三场征地工作开始。按照要求，共征地 43201 平方米。1958 年，筹委会与上海市建三公司签订三场办公室和保养车间、值班宿舍、食堂建造等合同。

随着房屋兴建到位，45、54、62、63、94 路汽车进入三场。67、69、71、72 路也进入三场。1958 年 7 月 1 日，汽车三场正式建成。1958 年 7 月 2 日，《解放日报》上登载了这样一条消息：规模仅次于公共汽车一场、约可容纳 270 辆公共汽车的第三汽车场，已经在曹杨路建立起来，正式投入运转。这个设备先进的汽车场，将专门停放解放牌公共汽车。到 1965 年，场内已保管车辆 337 辆，全体职工 334 人，生产车间涵盖机、铜、电、木、缝、铁、漆、车、钳、焊、胎、场务司机、普工等。

当时，能成为汽车公司的职员，是一件令人骄傲的事。根据报纸的记载，1959 年 5 月 12 日，汽车三场举办了庆祝 143 万安全公里、打破本市公共交通史上最高纪录的大会，有 1500 多名职工参加大会。

1988 年，孙咏琦才 19 岁，就能进入这么一个大厂，成为极少的女性汽车修理师傅，孙咏琦倍感光荣。当时，穿一身工人制服上下班，能免费坐公交车，是一件令人羡慕的事。在修理车间里，和同事们一起值班、轮岗、

大家刚刚熟悉这辆车，新的挑战又来了——厂里又来了更新的车。以前的集电板只有小小一块，新车的电子化程度更高，集电器更复杂，电线更新型纤细。这倒逼着师傅们，尤其是老师傅们必须要更新知识储备，必须迅速更新换代。

这是巴士三公司的公交车修理员面临的挑战，也是整个上海经历的变化故事。



路务组的职工正在制作公交站牌



老汽车三场车间 图片由巴士三公司提供

修车、吃饭，在这样的朝夕相处中，爱情也不期而至。和孙咏琦在同一所职校读书的一位男生，当时也被分配到三汽，做机工。他游泳运动员出身，身材高大魁梧，为人豪爽热情，看到女同事提不动电瓶，常常慷慨出手相助。1991 年，孙咏琦和这位昔日的男同学、如今的男同事喜结连理。她的弟弟也被分配到交通系统做驾驶员。他们成了一个“公交之家”。

爱闻汽油味的女生

一辆车里几百根电线，光是图纸就一大堆，足够叫人头晕。可孙咏琦一下子迷上了这个领域。母亲倒是为女儿有一丝担忧：都说汽车的汽油味道不好闻，有人闻多了还会头晕呕吐，女儿会不会受不了？但孙咏琦回家，爽快地甩甩辫子，高兴兴地告诉母亲：汽油的味道好闻！

最初学汽车维修，是因为长辈觉得女孩子适合做份稳定的工作。但真的从事了汽车维修行业，没人会因为你是女性而让着你。修理车间的工人，要负责对公共汽车进行小修、保养、道路救援等。保养每三月、六月、一年一次。一级保养又分 30、60、120 天一次。此外，要根据驾驶员的报修，24 小时对车辆进行小修。

夏季，公交车故障高发，全厂 200 多名技术工人不吃饭不睡觉，也修不过来。柴油的味道，会直直往人身上钻。往往回到家里，修理师傅们的头发、毛衣，甚至内衣上都是柴油味道，挥之不去。冬天，则是寒风凛冽，修车车间四面透风，为了修理时行动自如，修车师傅们仅穿一件毛背心就外出修理。沿着地沟钻到底，仰头一看，十几米长的公交车车底的电线如“内脏”，真像肠子一样盘根错节，复杂如迷宫。人蹲在地沟里，不能站直，始终处于扎马步的

半蹲姿势，久而久之，手痛脖子酸，十分辛苦。

照理说，修车的工人不上路，不会知道车辆在路上行驶的情况，更看不到探头，不了解驾驶员操作中的手势。但是孙咏琦很用心。根据车辆受损报修的情况，孙咏琦可以根据经验，从报修的内容推测出驾驶员在驾驶时的行为习惯。如一些车辆，报修问题是马达电线短路，可以看出驾驶员驾驶过程中不回钥匙，导致马达抵住飞轮，马达就容易烧掉。再比如，有的驾驶员喜欢用手一直拨弄方向灯开关，或者用车灯闪前车，这样，大灯组合开关就容易坏掉。碰到这种情况，孙咏琦会在修好车子后，悄悄提醒相关操作员注意，减少不必要的损耗。

「车辆和知识，都要升级换代」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外面的乘客日常坐车，感受着公交从极为拥挤到宽敞舒适。场里面的工作人员，则见证着申城车辆的更新换代。

刚刚进巴士三公司时，孙咏琦修的是老式车，如铰链式公交车（661/640 车型），即上海人俗称“巨龙车”的大型公交车。那时候，车辆内部电线密布，转盘里全是线索，发动机前置，掀开车前板来，一股热浪扑面而来，修车师傅们最常受到的工伤是烫伤。另外，对女师傅来说，电瓶沉重，有 52 公斤，两个电瓶巨大，需要两个人合抱才能挪动起来，或者边修边托住，真是累死人。有时一不小心砸下来，工人还要被砸伤。所以，当时修车，力气最大最重要。

渐渐，孙咏琦发现，修理师傅光是力气大、能吃苦没用，还要会动脑子。

2005 年开始，公交公司开始有高等级新型车辆。第一代申沃车开始出现在 01 路、112 路和其他星级线路上。随着这些车辆上路，孙咏

琦也面临全新挑战。第一次接触新型车时，仪表盘就给孙咏琦来了个下马威。一次，一辆新型车的门泵指示灯一直亮着。驾驶员来报修时指出，门能正常开关，就是仪表盘上的指示灯一直亮着。由于自己也是第一次接触新车，没有图标也没有任何说明书，只能硬着头皮去摸索，一条线路一条线路排查过来。当时，脑子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到底哪里出问题。等到全部线路排查一遍，最后孙咏琦发现，是门泵的限制开关的问题。从此之后，孙咏琦就自己用万用表和校灯逐一摸索，然后画了一张图纸，将配电板上的一个要点记录下来，再把自己摸索到的经验告诉同事。这张自制的图纸被使用多次，最后几乎被修理车间的人翻烂。

然而，大家刚刚熟悉这辆车，又来了新的挑战——厂里又来了更新的车。以前的集电板只有小小一块，新车的电子化程度更高，集电器更复杂，电线更新型纤细。这倒逼着师傅们，尤其是老师傅们必须要更新知识储备，必须迅速更新换代。如果说以前修车是力气活，那现在修车真是脑力活。现在，巴士三公司，光公交车就有好几种。有柴油车（电脑控制发动机）、进口柴油车（沃尔沃进口车，全部电脑模块控制）、混合动力车（柴油电动切换）、增程式车、新能源车等。这些车辆的特点，都是电控部分多，技术含量高，电子化程度高，而且升级换代快。

经历从吃香到冷清，如今的公交行业，重新吸引年轻人投入。

今年 5 月，巴士三公司人力资源部得到了这样一组数据：公司目前现有正式驾驶员 3231 人，实习驾驶员 356 人，平均年龄 45.9 岁，较 2017 年的 47.2 岁降低 1.3 岁。40 岁以下青年驾驶员有 1685 人，占总数的 47%。“截至 4 月底，今年累计有 350 余人投递简历应聘驾驶员岗位，其中绝大部分为 80 后及 90 后。”

腌笃鲜

厚德大楼，曾有所“最高”小学

■ 任轶越

小时候，我家住在南市老城厢的人民路上。读小学时，我们片区的适龄孩子全部被划到了新开河马路对面的丹凤路一小。丹凤路第一小学就设在人民路丹凤路口一幢名为厚德大楼的大厦内。大楼是一座形态恢宏、气度雍容的欧式大厦。学校只占了大厦的一小半，与占据大厦一大半的上海圆珠笔厂毗邻。

刚刚开学，我们这一片的孩子们都把“本性”藏了起，上课认真听讲，下课不敢顽皮，得到了老师的表扬。戴红领巾中选班干部时，我们这片多人入选中队委员与小队长，连我也佩上了“一条杠”。

就读一段日子后，我们的“本性”开始显露出来了。有一次，我与几位同学课后负责打扫卫生，扫好地翻好椅子后，几个同学用扫帚当武器对打，搞得浑身是汗。我们就从五楼教室的窗口探出身去，扶着铁栏，让初夏的风吹拂着，看地面上很小的人和车，嘴里大声唱着不成调的歌。正当我们感到很爽的时候，一位检查教室门窗是否关紧的工友正好进来，见到我们坐在窗台上，忙挥手让我们赶快下来，说我们学校是全市楼层最高的小学：“这么高的楼，你们这样趴在窗台上太危险了！”

那时，小学上半天课，下午以小队为单位，开展课外小组学习。我们常常互相帮忙，草草完成课外作业就去玩耍了。那天，我们几个小组的同学在一起玩“斗鸡”，双方正杀得难分难解时，我见对方一“主力”连克我方几人，猛冲上去，翘起“鸡头”，对他就是一击。他一下子摔出老远，趴在地上爬不起来。送医院一查，才知骨折。学校对此事非常重视，搞了个安全专题展览，我们斗鸡造成骨折的事也上了展览，并特意配了图画，很惭愧，我一下子成了学校“名人”。

我们在“最高”小学念到五年级时，学校停课了。五年的小学生活，共有三位老师当过我们的班主任，每每回想起来，虽然岁月已过几十载，但她们在我小小的脑海中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2002 年 3 月 7 日凌晨 1 点，始建于 1920 年的厚德大楼在爆破声中轰然坍塌，为豫园、外滩、浦东新区打通了一条“视觉通道”。此后，站在豫园古城公园，即可望见崛起于十六铺的上海滨水旅游娱乐中心和浦东的高楼大厦。据《新民晚报》报道，“建于 20 世纪 20 年代的厚德大楼高六层，位于人民路 261 号。1949 年前它曾是华商面粉交易所，抗战时期被日伪占用，1949 年后曾被先后用作区政府办公地和上海圆珠笔厂厂房，现为建设银行二支行等单位的办公大楼。厚德大楼的地基正是老城厢古城墙上的一座城楼——丹凤楼，此楼当时亦有瞭望黄浦江的作用。”

在城市变迁中，那座历经百年沧桑的厚德大楼，已不复存在。开启我们人生教育的“最高”小学，已无处可寻。代之而起的是一座绿树参天、花儿盛开、绿草萋萋的公园。

我们的心在一起

接下去的日子并不好过。“每天、每天，我都在关注着他俩的身体情况，要求他们一天报告五次以上的体温测试结果。而两人的体温报告在当时既是我们医疗队上最重要的报告，也是我们中国驻几内亚大使馆向北京方面报告的重要情报，它牵动着祖国人民对我们身处非洲大陆的数十支医疗队的关注与关心。我们真不敢有一丝马虎和闪失。”孔晴宇说，在曹广和吴素萍被隔离的日子里，一日三餐，他和刘小丽几乎天天都是亲自给隔离者送餐。“一是让他们放下紧张情绪，二是监督他们按要求保养身体、蓄存体力，这从医学角度讲非常重要。没有强健的身体，不可能抵御像‘埃博拉’病毒这类高强度病毒的侵袭。”孔晴宇小心翼翼地观察、分析自己战友的每一个细微的变化，哪怕是说话的语气和腔调，更不用说直接决定是否确诊“埃博拉”病毒感染的体温了。

“那些日子，几内亚在煎熬，我们所在的医院在煎熬，我们两位被隔离的队友在煎熬，我们医疗队的全体队员也跟着在煎熬。”孔晴宇说。

这是与死神较量的煎熬，这是意志和情感的煎熬，非亲历者无法体验也无法想象。

2014 年 3 月 31 日，隔离的曹广大夫感觉依然不错，日记中这样说：“大小便也都正常。希望没事吧。”但外面的情况则越来越不妙。疫情暴发以来，几内亚总统第一次在国家电视台（RTG）晚上 8 点 30 分的《新闻节目》中发表讲话，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也对多个国际组织和国家给予几内亚的帮助表示了

死亡征战：

中国援非 抗击埃博拉纪实

何建明 著



感谢，并宣布自“埃博拉”疫情暴发至此日，全几内亚共有 116 例患者，其中 72 人死亡。这说明，几内亚的疫情已十分严重，到了全国动员的地步。

这一天，曹广在手机里收到了中国驻几内亚使馆参赞高铁峰激动人心的短讯：亲爱的同志们，同胞们：大家好，天佑我中华儿女健康平安！同胞们，战友们，不怕！加油！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坚持到底！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共渡难关！在一起，在一起，我们奔向胜利！亲爱的同志们，同胞们：一声声平安报来，一颗颗悬着的困乏的心慢慢平静下来，一股股暖流温暖全身。团结就是力量，大家可以更加从容地应对眼下的危难，坚持，不怕，我们的心在一起，共同期待胜利的曙光。人不经事不长大，年轻的小伙子们、姑娘们，磨难让大家更加坚强，艰苦的环境增进我们之间的感情……

看了高铁峰参赞的短信，曹广微微一笑，内心泛起阵阵激动之情。他感到并不孤独，他知道身后有伟大的祖国，有 13 亿亲人。需要补充一句的是：当时曹广和吴素萍的体温报告，连国内的计生委领导都是知道的。远在万里之外的祖国每

天也在关注这两位专家的身体，既是对他俩的关心，也是对整个突如其来的疫情的高度重视。中国吃过“非典”的亏，再不能吃比“非典”更厉害的“埃博拉”病毒侵袭的亏了。

曹广想到自己的家，内心显然无法平静。两年前赴非洲时，家里人就不怎么赞成，但这是国家的任务、“国际主义义务”，最后还是同当医生的老岳父开口才把家里的“矛盾”化解掉。此次几内亚疫情暴发，曹广当然不能瞒着妻子丁汶。“你也是医生，该知道它的严重性。不过你无论如何不能透露给我父母，他们哪能扛得住嘛！”小两口在电话和短信里一直为如何向老人“保密”密谋了好些细节。妻子丁汶是中医院的大夫，当年“非典”时与曹广一起奋战在第一线，颇有经验。尽管如此，她仍担心远在非洲的丈夫。

“不管有多困难，你必须第一时间、原本本地把情况告诉我！听到没有？求求你了……”异常坚强的她，说着说着就忍不住哭泣起来，乞求丈夫。

“没事。我说没事就是没事嘛！”曹广嘴里说得依旧轻松，但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

盖思姆的去世，对整个中几友好医院来说是个特别沉重的打击，对中方医疗队的冲击也是空前的，这是因为盖思姆不仅平时人缘好，而且医术在几内亚也是一流的，像他这样有中国留学背景的医学专家，非洲太需要了！盖思姆与中国医疗队的关系自不用说，有此人的存在，中国医疗队有了通往非洲人民和患者的一条坚实的桥梁。

“他是工作狂，平时不知道休息，不知道保护自己。2011 年从中国留学回国后，就立志要为自己的同胞服务。在我们中几友好医院，他是几方中工作表现最让人敬佩的一个，有时做手术，一天甚至几天不见他休息。这回不幸传染上了‘埃博拉’，宣布隔离后，盖思姆一直不相信，也不愿意，情绪十分抵触，甚至有同事帮他注射，竟然被他拔掉针管。他说他相信自己不会被感染，最要命的是他已经感染后仍然坚持要上班给病人看病。盖思姆很情绪化，平时也有这个毛病，可这回他遇上的是无法遏制的‘埃博拉’病毒，他因此丧失了宝贵的年轻生命。”孔晴宇院长讲起盖思姆时，非常激动与沉重，“我记得非常清楚。3 月 27 日对盖思姆隔离后，他就非常抵触，一个上午都在跟医院的院吵吵嚷嚷。我最后见他，是在这天中午。那时我正陪人民日报两个记者采访医院几方院长卡马拉先生，这时已经被宣布隔离的盖思姆突然破门而入，很情绪化地责问院长为什么不让他工作。我趕緊举手，示意我们现在有事，可否一会儿再说。盖思姆平时对我和我们中国医疗队专家十分尊重，他看了我一眼，就退出去关上了门。我朝他挥了挥手。没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与盖思姆挥手。4 月 1 日下午 2 点 47 分，盖思姆被‘埃博拉’病毒夺去了年轻的生命……”

（四）

连 载

优秀党员、市级劳模为您服务

★ 装饰装修工程施工三级资质

专做中小户型设计与施工
给新上海人一个温馨的家

云安 装潢

服务热线

400-021-2956

详情请点击 www.shyunan.com.cn

※ 总部:浦东新区东方路1381号蓝村大厦22楼 A-B座 电话:50897001 50898079

宝山/静安	徐汇/闵行	普陀/嘉定	浦东/金桥	杨浦/虹口/黄浦
共和新路5308弄32号5楼 E座(近好美家建材超市) 56033286	古美路35号303室 (近莲花路) 34228046	曹安公路1550号412室 (轻纺市场隔壁) 69186409	长岛路1201弄25号 (近台儿庄路) 68953429	大连路791号 (周家嘴路口) 65356973

解 读 日 报 消 费 市 场 专 版

刊登内容

金银首饰	百货卖场	休闲旅游
儿童用品	食品餐饮	建材装潢
体育健美	超市促销	家具厨卫
家用电器	婚纱摄影	品牌人物
酒类饮品	医药保健	教育出版

电话：021-22898598